

第一编

第一章 哲学与宗教

近来在主导意识中，创造性果敢精神正在消失。人们思考的是关于存在，写的也是关于存在，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人们思考的是存在，写的也是存在。那时的存在，现在则成了可以回忆也可以研究写作的对象，即关于存在。所以，我们的时代可以说是如此“科学的”，科学谈论的是关于存在，而不是存在。一般地说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正在出色地研究宗教、神秘主义，研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或者圣奥古斯丁(Augustinus)。但是，即使圣奥古斯丁本人也并非科学，他是存在，是科学研究可以描述的对象。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像从前那样写存在本身，写自己的东西。所谓自己的东西，不是特殊定向意义上的，而是直接找到生活意义上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创作中，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从前哲学家著作中的东西。教会的伟大导师曾写过存在，揭示过基督教的生活奥秘，而现在只有勇气来描述教会的导师，写他们的果敢精神，自己已经不敢了。现在写的研究著作是论以前的神秘主义，论以前的形而上学，论柏拉图(Platon)，论司柯特。埃里金纳(Scotus Erigena)，论梅斯特尔·埃克尔特(Mestre Ekkert)，论雅各布·伯麦(Jakob Böhme)，论圣特利兹(Terez)，而神秘主义本身、形而上学本身、宗教经验本身呢？已经不敢了。恭恭敬敬地写埃克尔特、伯麦，但是不成体统地写埃克尔特或伯麦所写过的东西。我们腼腆地用论述关于存在的历史研究著作来进行掩饰，我们害怕要求人们只论述关于存在的科学。当我们面向过去时，往往为我们先人的创造性果敢精神感到惊讶：他们敢于存在，而我们则失去存

在的勇气。我们敢于揭示的只是自己关于存在的论述，却不敢成为存在。腐蚀我们时代的是近乎病态的反省、永恒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占有历史的权利；而松弛的信仰、软弱无力的选择则贬低我们时代，不敢极其热情和毫不动摇地对某物和某人表示爱，做事无精打采，摇摆不定，害怕看自己和邻人的神色。意志的涣散和软弱无力正在毁灭果敢精神的可能性。精神胆怯必然伴有意志选择的软弱无力。

这些可悲的征兆就是批判时代的特点，只有组织时代才具有信仰、爱、选择的果敢精神。批判时代主要是论述关于存在，组织时代则主要是论述存在。不可避免的分化过程走得太远了，所以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要求整体化、恢复有机完整性的过程正在成熟。尼采(Nietzsche)对于我们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决定道出存在；他破坏批判时代的礼教，轻视科学时代的体面，这成了生活本身、生活奥秘的呼声，而不是论述生活。光荣的科学善心、科学的谦虚、科学的自我约束，在我们时代经常只能成为信仰和爱中软弱无力、胆怯、缺乏意志以及选择之优柔寡断的掩盖物。掩盖内心空虚的世俗礼节和习俗太多了，却没有作为生活本质的存在，因此认为只讲关于存在的事情才是体面的，只允许在无意志无爱的怀疑论王国里、缺乏意志的王国里有论述关于存在的公认科学。主体和客体不正常地分裂了，存在——本体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关于存在的现象。如果人们没有绝对不可动摇的信心，那么最好是讲些关于存在，写些关于存在，而不是存在——少负些责任。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时代缺乏天才和才干，所以才论述关于存在比论述存在多。为了论述存在，需要天才或创造才干；而论述关于存在，则在具备多得多的谦虚能力条件下就有可能。他们说，在我们时代，柏拉图们、圣奥古斯丁们、埃克尔特们以及与他们相似的人在哪里？超越自己力量的事你是办不到的。我想这种通常的

观念是错误的。我们时代苦于庸人意志，苦于意志之脱离天才和天赋。有些时代往往无天赋，由于自身过错而缺乏天才，这是人的罪孽，而不是由于少分给该时代以神赐才干的盲目偶然性。在我们时代，也如同一切时代一样，才干也是不少的，但是，他们的导向不正确，才干在庸人意志气氛中凋萎。魏宁格（Weininger）说得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天才的始源，也都可能在生活的不同时刻成为天才。需要有天才的意志，可是据说却没有。也不仅仅是天才和才干，不仅仅是圣奥古斯丁们、伯麦们、柏拉图们才能讲存在。这说的是生活的质、本体意志的导向，而不是才干的量，不只是伟人才有的东西。有过圣奥古斯丁，但是要知道，没有他的天才而有与他相同的本体论导向、相同的生活的质，也是可能的。对奥古斯丁来说，作第三等级的‘存在’精神的普通创造者，比作第一等级的论述‘关于存在’的精神的宣告者要好得多。人必须成为有果敢精神的人，他以果敢意志获得圣灵恩赐。这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当他不是单独个人，圣灵住在他之中时，人类自爱和虚幻的天赋程度问题就成为过去了。人有的不是权利，而是成为最完备真理代言人的义务，就是他首先应该讲存在，而不只是论述关于存在。只有信仰才能产生果敢精神。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关于自己的庄严信心，关于自己的果敢精神、关于自己特别强的追求讲得非常好：“这些权利，这些力量，我只能归功于我有幸成为教会之子，而决非什么我个人的力量。我勇敢地不无骄傲地讲这一点，因为要很好地谦恭地对待教会所给予的东西。”教会使人成为天才的拥有圣灵的人。而虚假的谦虚和自我节制，只是教会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软弱无力的表现。我在本书中所讲的一切，都将是论述‘存在’而非论述‘关于存在’的大胆尝试，我要为我的果敢辩护，如同霍米亚科夫为他的果敢辩护一样。我不觉得自己在存在的认识方面孤立无援，我的认识论也不是孤立无援的。这也决定了我的哲学和宗教相互关系观点。

大家都承认，哲学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研究哲学的思想已走

进死胡同，对于哲学来说，模仿追随和衰落的时代已经到来，哲学的创造正在枯竭。与此同时，对哲学问题的兴趣正在复活，更加感到用哲学改造世界观基础的需要，更加为永恒的形而上学担心。已几乎不能看到像希腊人和哲学繁荣时代的德国人那样的相信哲学的人们。对哲学的信仰已被破坏。黑格尔（Hegel）是最后一个真正的信徒，或许是一位原本意义上的最伟大哲学家。在黑格尔主义中哲学已达到自视为神的地步。黑格尔主义是抽象哲学理性从未见过的骄傲。黑格尔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位诺斯替派唯理论者。黑格尔不要崇拜活的上帝，而要崇拜自己的哲学灵知、自己的抽象理性。在这以后，黑格尔把哲学变成了偶像。哲学已被推倒，它衰落得如此卑下，因为它在人类自我意识历史上从来没有衰落过。唯物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涅墨西斯^①，是神对偶像创造和偶像崇拜罪过的惩罚。然后到来的是减轻唯物主义草率性、极端性和盲目性的实证主义。然后在欧洲同一个古典哲学国度里响起了“回到康德（Kant）那里去”的号召，所以在不同形式的新康德主义中，哲学思想似乎复活了。日耳曼人又抽象议论起来，开始撰写无穷尽的认识论文章，在这方面达到极其精细的地步。但是，哲学热情看来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哲学的埃罗斯在现代新康德主义中已经不见了。这个运动明显带有模仿追随和衰败的烙印。中心已经丧失，一切都已四分五裂，一部分人从新康德主义转向新费希特（Fichte）主义，又有可能进一步向新黑格尔主义运动。但是，哲学思想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创造性地向前运动，没有走出死胡同，新费希特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可以很容易地再转向新唯物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如此反复，乃至无穷。归根到底，这一切哲学思想应有的类型和组合都已试验过，天才地表述过，已几乎不能想出任何新东西了。需要走出圆圈，而为此必须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不仅仅是哲学的危

^①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的报应女神。——译者注

机，这在思想史上不少见，而且是哲学危机，即从根本上怀疑抽象唯理论哲学的可能性和公正性。

这个危机的实质何在？一切现代哲学——一切近代哲学的最后结果——明显地暴露出自己在认识存在，在把认识主体与存在结合起来方面的致命的软弱无力。不仅如此，这种哲学已经走向取消存在，走向不存在主义，使认识着的主体陷入幽灵王国。批判的认识论开始审查认识的研究范围，并得出结论：认识并非在研究范围内把认识着的主体同认识的客体、存在联系起来。存在的现实主义感觉和对存在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失去了的天堂，看来也没有返回这个天堂的哲学道路。康德留下了认识者自己，天才地表述了他与存在、实际和现实的分离，并在理性批判中找到救星。批判的认识论已从根本上否认认识的原本目的——认识着的主体与存在的结合，离开认识着的主体对被认识的客体的现实生动的内在关系来构想认识。认识着的主体自古以来就想识破存在之谜，深入到最现实的实际奥秘中去，可是在哲学思想顶峰中，认识的目的却被取消了。认识不再是婚姻，从认识着的主体那里抢走了新娘。人们开始在认识着的主体自身内，在他对自己而不是对存在的关系中寻找真理的标准。现代认识论者的认识变成独立自主存在物的寄生虫。对抽象思想荒漠的漫游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对早已认许，现在只是显现出其结果的抽象唯理论的惩罚。现代哲学的疾病就是营养疾病，营养源已丧失，所以哲学思想陷于营养不良，因而无力同存在奥秘，同自己力求达到的永恒目的联合起来。哲学思想不可能靠自己来营养，即不可能成为抽象的、独立自主的东西。它也不可能只靠科学来营养，它依靠科学就意味着丧失哲学的独立自主性。摆脱哲学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寻找营养，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认识之树开始凋萎，布满寄生虫。现代认识论在危害认识之树，以其寄生生存加重认识之树的负担。现在最根本的不是哲学的认识论批判、其任务和研究范围，而是宗教批判，诚然它先于任何哲

学认识，并对哲学认识起主导作用。

哲学的古代营养就是宗教营养。哲学，还有一切认识，是生活的功能，而生活是与宗教有机地联系着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和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智慧，其根据就是宗教营养，就是与人民生活的有机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苏格拉底（Sokrates）哲学中有如此之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极好的朴素态度，并感觉到土地芳香的缘故。柏拉图智慧或许是和伊流欣努秘仪的献词联系在一起的。教父们、中世纪神秘主义者都讲过基督教的秘密，都介绍过圣礼现实。不讲宗教秘密，不介绍宗教圣礼，也就没有营养。知识将成为抽象的东西，脱离生动的存在。始于笛卡儿终于新康德主义的一切近代哲学，都否认讲述和获得知识、灵知的必要性，因此哲学就看不到存在的秘密和生活的秘密。哲学不再像古代和中世纪那样成为圣礼哲学，它变成世俗东西，成为警察哲学，非神恩哲学。康德就是纯警察哲学的天才榜样。警察哲学同警察国家，同世俗化社会有某种联系。哲学从神圣的灵知变成了抽象思想的警察程序，变成警备队、行政区，用以解决确定思想和意识王国中的某种东西。认识论具有纯警察的职务，它意识到自己是警察的。但是，警察没有免职，与它相像的认识论也没有免职。警察哲学，如同警察国家一样，注定要脱离生活根本，警察哲学不可避免地失去现实主义，把存在变成幽灵。只有圣礼哲学才能具有生活的有机功能，警察哲学应是机械割裂和抽象僵死的东西。所以说哲学走进死胡同，它的危机也无出路，因为它成了僵死的、自满自足的抽象东西，脱离献给存在奥秘的一切形式，所以哲学家就从神甫变成警察。在一切体验，漫游抽象思维荒漠和理性试验之后，在严厉的警察职务之后，哲学应该回到教堂去，还其神圣的功能，并在这里获得已失去的现实主义，重新获得生活奥秘的启示。我们面临问题的尖锐性，完全不在于哲学应不应该成为独立的和自由的（当然，应该成为独立的和自由的）；问题的尖锐性在于，独立的和自由的哲学应

自由地意识到宗教营养、宗教全面体验的必要性。宗教没有哲学也过得去，因为它的根源是绝对和自满自足，但是，哲学没有宗教则不行，它需要宗教作营养食物，作复活圣水的源泉。宗教是哲学的生命基础，宗教供给哲学所需的现实存在。哲学不可能指望成为一切，达到万物统一，像黑格尔断言的那样。它永远是一个部分，是有机的（非机械的）从属范围。索洛维约夫（Солювьев）产生过误解，他提出思考的理由：哲学之普遍综合、哲学之达到万物统一是可能的。在这里我们觉得索洛维约夫有复活黑格尔主义之嫌和诺斯替派唯理论的倾向。能成为一切的，只有宗教，而不是哲学，只有宗教才能达到普遍综合的万物统一。哲学只能成为宗教的有机功能。最初的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Киреевский）和霍米亚科夫比索洛维约夫更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从宗教上，而不是从哲学上，只有全面的生活，而不是灵知，才能达到普遍综合和万物统一，因为它们更自由地脱离了唯理论。但是，宗教综合不可能只在分析分化过程的末尾，只对未来一代人才提出，它在一开始就已提出，向一切活过和长期活着的人提出，作为普世教会保存的真理，作为古代智慧而提出^①。

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自由问题，个性问题，这才是对一切哲学的真正考验。无力解决现实、自由、个性问题，或者虚伪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劣质哲学及其内在衰退和选择道路之错误的真实标志。这样的哲学令人可疑，在它看来，现实是虚幻的，自由是虚幻的，个性是虚幻的。不要相信这种哲学，请寻找另一种哲学。这样，假如以这种体验来看待一切现代哲学的话，那么得到的会是最悲惨的

^①不能否认神智学和通灵术在提出宗教对认识的关系问题，在断言宗教之于智慧知识的重要性方面的功绩，在古代这些伟大的智慧被掩盖了，在那里不是一片空虚，人们已开始用宗教观点来研究宗教。谎言是从宗教被偷换成魔法知识的时候开始的。

结果。现代哲学否认现实、自由、个性，或者虚幻地肯定它们。现代哲学主要是幻想主义哲学，它的认识论不仅否定现实与存在的关系，而且否定存在本身，使人失去原初的自由意识，无限大和无根据的自由意识，把个性分解成分散部分，否认它的原初实体。现代哲学一向善于虚构地拯救现实、自由、个性，为此有许许多多的诡辩和随机应变的工具。活人不易识别这些诡计，陷于幻想王国，失去个性、自由和存在的现实。但是，把一切都归罪于现代哲学也是不公正的，它为从前的过失付出了重大代价。一切近代哲学都走过这样一条抽象唯理论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可能解决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哲学唯理论反映出精神的罪恶分散性。任何现实本质、任何自由本质、任何个性本质，唯理论都不可能了解，这些观念和这些对象，在一切唯理论意识看来，都完全是先验的东西，永远是非理性主义的残余。因为真正说来，唯理论的现实、唯理论的自由、唯理论的个性，只是抽象自满自足思想的幽灵。甚至 19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Schelling) 的唯心主义，尽管有其创造能力，但都无力弄清一切哲学命中注定的这些问题。费希特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地唯理论地否认现实，只是幻想地肯定自由，在他们的本体论中没有给具体个性留有地盘。这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甚至谢林也企图摆脱唯理论唯心主义的循环论法，趋向具体存在和神秘主义，但他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既没有真正自由、真正个性，也没有真正现实，他仍然是泛神论唯心主义者。个性也好，自由也好，具体现实也好，如同湮没在海洋中一样湮没在泛神论唯心主义中。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有一个人，弗兰茨·巴德尔，即使他是特殊的与所有哲学家不同的人。德国唯心主义把唯心主义派别弄到极端和荒谬的地步，因为这个派别中，现实、自由和个性变成幽灵和抽象东西。近代哲学的全部经验有力地证明：现实、自由和个性问题，只有告知基督教奥秘的人，通过那提供非幻想的、而是真实现实和具体灵知的信仰活动，才能真正提出和解决。

只有基督教形而上学才能肯定存在的现实性和通往存在的道路的现实性，才能了解不分为任何东西和不归之为任何东西的自由的神秘，才能承认以永恒性为基础的具体个性实体。只有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诺斯’（即真知）才能提供这一切，基督教的诺斯必然产生先验现实主义、具体人格主义、自由哲学。自由，首先是自由——这就是基督教哲学的灵魂，这为其他任何抽象和唯理论哲学所不能领悟。但是，什么是宗教哲学、基督教的诺斯呢？

基督教哲学不是瓦伦廷（Valentinus）所理解的‘诺斯’，也不是 R. 施泰纳（R. Steiner）所说的‘神智学’，尽管其原义上既是诺斯，也是神智学。诺斯替主义承认通过拯救而认识的道路。纯粹诺斯替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明亮之星的道路。诺斯替主义教导认识真理，而不是获得真理，诺斯替主义宣扬不弃绝英勇行为的认识中的果敢精神。诺斯替主义实质上就是唯理论，不穿戴什么神秘主义外衣，这是精致的、难以识别的唯理论。诺斯替主义认为，宗教是秘密的和公开的知识，是学说的献词。诺斯替主义把通灵术知识同宗教混为一谈，以通灵术偷换宗教。然而，通灵术知识应被看做知识的形式、广义的科学，而不是宗教。诺斯替教派的观念类型是教师类型，智者类型。按照诺斯替教派学说，揭示真理的是智者，而不是黄口小儿。在基督教中揭示真理的是黄口小儿，而不是智者，灵知则是宗教生活的成果。请你作孩提吧，那时你会走进天国。在基督真理中有神的朴实。真理是由生活和英勇行为、意志力和完整精神而获得，而不只是由认识而获得。认识本身只能是宗教生活的一个功能。基督教观念与其说是智慧教师的观念，不如说是圣徒观念。基督教的诺斯要求有弃绝行动，弃绝诺斯替教派的高傲，弃绝理性认识的欲望。基督教的诺斯就是通过神的非理性而为自己获得理性，其中已经没有诺斯替主义非常精细表现出来的唯理论和自然主义痕迹。现代哲学是诺斯替主义的一种形式，其中诺斯替教派欲望的不育，比老的古典诺斯替主义表现得更为严重。神智学

认为，宗教是包罗万有的诺斯，是通过向智慧老师学习而继承下来的诺斯。宗教教理和宗教圣礼在神智学中只具有诺斯替教派性质。在智者看来，信仰的真理就是知识，一切都本着进化自然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只有通俗易懂才有神奇，神奇是公开传授的概念。真正诺斯替教派和神智学家，告知秘传知识的人则没有神奇。在他看来，基督复活也是自然事实，假设有以太物体^①的条件下也可以理解的事实。诺斯替教派和神智学家要比形而上学者和哲学家好，因为他们要为从宗教上揭示真理作贡献，但是，他们是世界意义上的“背叛的知识分子”，没有根本，靠过多的知识过活，缺少神恩。从最深处来说，基督教信仰就是诺斯，经过弃绝而得到的知识，但是，诺斯替教派神智学却达不到这个深处。

基督教教理不是智力理论，不是形而上学学说，而是事实、活的经验。教理讲的是体验得到和看得见的东西。教理——神秘主义序列的事实。最伟大的人、使徒保罗（Paul），曾经遇到和看到过惊人的力量和现实，他用赎罪教理来表示天主教现代主义哲学家勒鲁瓦（Le Roy），只反对天主教经院哲学，只反对神学唯智论，否认教理的唯智论性质。教会从不肯定教理的唯智论性质，只有神学经院哲学才这样做。教会教理中不可能发现哲学、唯智论、唯理论的性质，只有在诺斯替教派异端中才能发现它，而这异端永远具有不同程序的唯理论。教会教理从来都不是唯理论和唯智论的，它们只发现神秘主义事实，唯理论和唯智论的只是异端学说。甚至伟大的奥利金（Origen），因为偏离普世教会真理，所以成了唯智论者和唯理论者，陷入虚假的诺斯替主义。阿利乌教派完全是唯理论的教派，差不多所有的异端都否认教会教理的神秘性，都试图更合理地更理智地表达真理。阿利乌教派的教义当然比尼西亚信经更唯理论。基督一性论当然比教会关于人和神之本性结合于基督中的教

^①以太物体也像肉体一样是自然的。而复活的奇迹则是超自然的

义更唯理论。在教会教理中，永远有最大限度的神秘主义、最大限度的神迷、最大限度的二律背反。在异端中，永远有唯理论、无力的二律背反、害怕神迷、沿着唯名论的反方向的运动。教会教理的心醉神迷的神秘主义不怕肯定神灵的三位一体，敢于同时讲一和三是同一个。唯理论异端一向回避困难和二律背反，不敢讲神迷，讲一个一再讲另一个三。教会的心醉神迷的神秘主义敢于讲，基督是完人和完美上帝，两个本性在上帝中完全结合，人的意志在上帝中变成派遣他人的意志；唯理论异端永远在说，基督只是上帝，而人的本性在上帝中只是个幽灵，或者说基督只是一个人，基督中的意志只是一个。异端意识并不排除二律背反。哈那克关于教理是基督教唯意志化的理论，被教会全部历史所驳倒，因为教会史教导说，一切教理都是神秘的和神迷的，经验的和对人类理性二律背反的，而异端才是唯理论的，用人类理性消灭二律背反，是人类的杜撰。是不是大阿塔那西(Афанасий)，借助希腊哲学把基督教唯理论化了？他从荒漠小修道院修士的苦行行为中获得自己的智慧。哲学为宗教教理所不需，但是宗教教理却为哲学所必需，供哲学以养料，告知哲学以最终秘密。

抽象的、自身存在的、从自身汲取智慧的哲学正在终止其存在。实证主义就是终止抽象哲学存在的一种形式：它使哲学从属于实证科学，并在其中只命令寻找营养源。神秘主义是终止抽象哲学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它使哲学从属于实证宗教，并在其中只命令寻找营养源。但是，实证主义最终地毁灭哲学，神秘主义则复兴哲学，还哲学以失去的目的和生活价值，把它归入存在。哲学就成为古代它所是的东西，成为神圣的、与生活的奥秘重新结合的东西。这完全不是说，哲学应当成为神学的奴仆，它摆脱不了这种地位。哲学不仅不应当成为神学的奴仆，而且也不应当是神学本身。哲学应当是宗教生活的有机功能，而不是神学的奴仆，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哲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神学的辩护，它在发现真理，但是，只有当它告知宗教生活奥秘时才能发现真理。在宗教经验中找到自己养料的哲学，不仅不会成为经院哲学，而且正是它才会与任何经院哲学相对立。似乎完全可以把抽象哲学和现代认识论称之为经院哲学，因为它们与精神生活相脱离，自身又与生活相对立。我们总愿意还哲学以饱满精神，使它归入精神生活，就是说使它最终地摆脱一切经院哲学。现代抽象的认识论哲学也是世俗化的经院神学。经院神学与宗教生活的奥秘相隔绝，它证明：宗教经验已枯竭，抽象思维取代了经验。只应当说，现在对于中世纪思想家过于非难了。中世纪哲学完全不是那种无希望的经院哲学，如同习惯上认为的那样。人们将一再地返回到它那里去。要知道即使现在人们也受着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问题的折磨。现代认识论者那里所出现的营养不良的经院哲学，要比中世纪思想家多得多。现代认识论实质上是经院哲学的辩护——科学的辩护。它好像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如同经院神学一样不自由。但是，对科学的经院哲学的辩护态度，如同对信仰的经院哲学的辩护态度一样有害。宗教哲学应当战胜认识论经院哲学和神学经院哲学。即生活精神应当战胜一切抽象的唯理论。

恢复自己生活和宗教营养的哲学必定是自由哲学，这必将是哲学的解放，而不是奴役，还哲学以其目的和实现目的的道德，并不是奴役哲学。只有告知宗教生活奥秘，真理才会解放，而通往真理的道路才会打通。与存在的重新结合不可能是对哲学的无耻奴役，它在恢复哲学的目的。臭名昭著的哲学“自治”、它的自我沉迷抽象性、唯理论都导致可怕的非存在和虚无，导致幽灵王国。脱离生活和存在就是奴役，就是必然性和幻想主义的奴役。宗教信仰永远是一种解放和拯救，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的一切，才能得到解放和拯救。那些不能解放的宗教是谎言和欺骗。这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哲学不可避免地要到

宗教中去寻找营养，回到自己本原去。个人理性、个人努力，不可能揭开包罗万有的真理。个人意识在各方面不自量的奢望，结果必遭失败。自行其是、自持自己“人的东西”的人是无能为力的人，他看不见真理，不明白存在的意义，不懂得事物的理性。人类文化的整个进程、世界哲学的全部发展，必将使人认识到，只有宇宙意识，即共有的教会意识，才能发现宇宙真理。哲学，即理性对宇宙真理之揭示，不可能只是个人的事情，只是人类的事情，它应当是超个人和超人类的事情，即共有的，亦即教会的事情。只有普世的教会意识才能识破生活和存在的奥秘，只有归入教会理性才有真正的果敢精神，只有这才是反对一切幻想主义的幽灵的保证，才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哲学应当是教会的，但这不是说，它应当成为神学的、教权主义的哲学。哲学应当是自由的，它将会是自由的，只要它是教会的，因为只有教会里才有自由，才能脱离奴役和必然。教会哲学是加入宇宙灵魂生活的、具有世界理性——逻各斯的哲学，因为教会也是与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灵魂。而抽象的、唯理论的、“认识论的”、经院的哲学则脱离世界灵魂，错过通向世界灵魂的道路。只有教会哲学才能解决万恶的问题，只有它才明了自由与恶、个性与世界理性、现实主义与认识的交配奥秘的问题。

这里展开的观点不需要“认识论的”辩解理由，而且它与这种纯认识论的论证是对立的。认识论过于习惯于法官、侦查员、检察员的职能，然而它也应当成为被审判者。认识论的统治和首席地位、承认它的最高监督职能、指望它为一方作辩护而驳斥另一方——这一切已经是唯理论和唯智论了，必须举起义旗加以反对。认识当中的最高诉讼审级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唯理论和唯智论的审级，而只能是全面而完整的精神生活^①，可以怀疑这样一个任意假

^① 在这一点上我有意识地回到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的传统。

设：真理的标准必定是唯理论和唯智论。抽象智慧的真理是虚构有一种从开始就否认认识论这种认识范围的观点，要求对这个观点作认识论的论证，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可以不接受来自认识论的决斗要求，因为可以允许不与警官决斗。一开始我就不与纯认识论根据顶嘴，因为我否认这个根据。我认为认识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言，就是偏差，我否认它的立足点。因此我拒绝用认识论者提出的标准来证明自己正确，我的拒绝完全是公正的：我否认他们的标准，不承认他们的裁决，我认为他们的全部活动是违法的。每个人都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判断。我的国家的法律不是认识论的法律，在自己国家里我没有犯认识论的罪，因为在我的祖国没有这种资产阶级的罪行分类。因此我只应面对本国法律证明自己正确。不是宗教哲学在受认识论审判时替自己作辩护，而是认识论在受宗教哲学审判时替自己作辩护。为了避免误解起见，应当特别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用心理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来替认识论作辩护。据此认识论者很少能获得胜利。如果有谁把我们的思想放在唯智唯理论范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认识论要求切实的辩护，即面对全面又完整的精神生活所作的辩护，而不是面对像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一样的任何一门知识所作的辩护。全面又完整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宗教生活，因此认识论要求宗教的辩护——不是神学的，如同不是形而上学一样的辩护，而是宗教的，即切实的辩护。

现代实用主义按照自己方式来对待这个切实辩护知识必要性的意识。詹姆斯(W. James)和柏格森(Bergson)的实用主义观点尚不是宗教观点，勒鲁瓦的观点已经是宗教观点了。我不是实用主义的拥护者，但我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实用主义标志着抽象知识观念的危机，认识论的危机，唯理论和唯智论的危机，标志着向进入全面生活的知识的回复。实用主义放弃知识的抽象唯理论标准，放弃唯智论的认识论。应当附带说明，我所说的认识论一向是指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的认识论。这个意

义上的认识论，我从一开始就彻底否认，但一般认识论，我当然承认。没有认识论，也就不可能有哲学，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我在这里表述的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观点，可以而且应当有自己的认识论表现；我的观点也是以根本不同于“批判”认识论的一定认识论为前提。在我这本书中，我都将坚持一定的认识论，但这个认识论实质上不是最高审级，不可能没有前提，它是从属的，第二性的。认识论像世上一切东西一样，需要有其宗教生活的辩护。认识论只有当它告知宗教真理时才是好的。那时只有这样的认识论才能明白批判的认识论无法反省的范畴的意义。对于科学认识，我肯定实用主义的实证论，对于最高认识，我肯定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于批判的认识论这个低劣的形而上学，则没有保留的余地。

只有克制诺斯替主义唯理论的高傲，才能产生宗教的诺斯这一宗教生活，即完整精神生活的成果。需要为自己获得诺斯，但抽象诺斯替主义的道路则不能获得。悟性的、理性的存在不为认识着的主体所获得，真理也不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之恢复认识中的精神完整性不是奴役认识着的理性，而是解放理性，为它打开通向真理，通向存在的道路的缘故。哲学不应有宗教倾向，千万不能有；哲学中的倾向，也如同艺术中的倾向一样，是不好的。哲学不应当在外表上起服务作用，它只应服务于真理。但是，哲学应当自由地意识到，服务于真理只能在它获得宗教营养，它的“经验”要比唯理论、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所利用的经验广泛和深刻的时候。抽象真理是幻象，它是唯理论漫游抽象思维荒漠的产物。真理是生动的，真理也是道路和生活。所以生动真理，完整真理不可能由智慧、悟性和理性所揭示，它只能与宗教生活经验相关联。理性应当终止其孤立的存在，应当与完整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个时候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存在只在经验中，但是它从来都不在理性化的和悟性的经验中。存在是在唯理论之分割精神之前，在分为主体和客体之前就已存在，在分为主体和客体之前，存在就只在宗